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

第四回 一寶開時迷萬鏡 物形現處本形亡

卻說行者受此無端謗議，被了辱罵，重重怒起，便要上前廝殺。他又心中暗想：「我來的時節，師父好好坐在草裡，緣何在青青世界？這小月王斷然是個妖精，不消說了。」好行者！竟不打話，一往便跳。剛纔轉個灣兒，劈面撞著一座城池。城門額上有碧花苔篆成自然之文，卻是「青青世界」四個字。兩扇門兒，半開半掩。行者大喜，急急走進，只見湊城門又有危牆兀立，東邊跑到西，西邊跑到東，卻無一寶可進。行者笑道：「這樣城池，難道一個人也沒有？既沒有人，卻又為何造牆？等我細細看去。」看了半晌，實無門路。他又惱將起來，東撞西撞，上撞下撞，撞開一塊青石皮，忽然絆跌，落在一個大光明去處。行者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個琉璃樓閣：上面一大片琉璃作蓋，下面一大片琉璃踏板；一張紫琉璃榻，一張綠色琉璃椅，一隻粉琉璃桌子，桌上一把墨琉璃茶壺，兩隻翠藍琉璃鐘子；正面八扇青琉璃窗，盡皆閉著，又不知打從哪一處進來。

行者奇駭不已，抬頭忽見四壁都是寶鏡砌成，團團有一百萬面。鏡之大小異形，方圓別製，不能細數，粗陳其概：

天皇獸紐鏡、白玉心鏡、自疑鏡、花鏡、風鏡、雌雄二鏡、紫綉荷花鏡、水鏡、冰臺鏡、鐵面芙蓉鏡、我鏡、人鏡、月鏡、海南鏡、漢武悲夫人鏡、青鎖鏡、靜鏡、無有鏡、秦李斯銅篆鏡、鸚鵡鏡、不語鏡、留容鏡、軒轅正妃鏡、一笑鏡、枕鏡、不留景鏡、飛鏡。

行者道：「倒好耍子！等老孫照出百千萬億模樣來。」走近前來照照，卻無自家影子，但見每一鏡子裡面，別有天地日月山林。行者暗暗稱奇，只用帶草看法，一覽而盡。忽聽耳朵邊一人高叫：「孫長老，別了多年，無恙？」行者左顧右顧，並無一人；樓上又無鬼氣。聽他聲音，又不在別處。正疑惑間，忽見一獸紐方鏡中，一人手執鋼叉，湊鏡而立，又高叫道：「孫長老，不須驚怪，是你故人。」行者近前看看，道：「有些面熟，一時想不起。」

那人道：「我姓劉，名伯欽。當年五行山下，你出來的時節，我也效一臂之力。頓然忘記，人情可見！」行者慌忙長揖道：「萬罪！太感恩人，你如今作何事業？為何卻同在這裡？伯欽道：「如何說個『同』字？你在別人世界裡，我在你的世界裡，不同不同！」行者道：「既是不同，如何相見？」伯欽道：「你卻不知。小月王造成萬鏡樓臺，有一鏡子，管一世界。一草一木，一動一靜，多人鏡中。隨心看去，應目而來。故此樓名叫做『三千大千世界』。」行者轉一念時，正要問他唐天子消息，辨出新唐真假，忽見黑林中走出一個老婆婆，三兩個筋斗，把劉伯欽推進，再不出來。

行者快快自退。看看天色早已夜了，便道：「此時將暗，也尋不見師父，不如把幾面鏡子細看一回，再作料理。」當時從「天字第一號」看起，只見鏡裡一人在那裡放榜；榜文上寫著：第一名廷對秀才柳春，第二名廷對秀才烏有，第三名廷對秀才高未明。頃刻間，便有千萬人，擠擠擁擁，叫叫呼呼，齊來看榜。

初時但有喧鬧之聲，繼之以哭泣之聲，繼之怒罵之聲；須臾，一簇人兒各自走散；也有呆坐石上的，也有丟碎鴛鴦瓦硯；也有首髮如蓬，被父母師長打趕；也有開了親身匣，取出玉葉焚之，痛哭一場；也有拔床頭劍自殺，被一女子奪住；也有低頭呆想，把自家廷對文字三回而讀；也有大笑拍案叫：「命，命，命」；也有垂頭吐紅血；也有幾個長者廢些買春錢，替一人解悶；也有獨自吟詩，忽然吟一句，把腳亂踢石頭；也有不許僮僕報榜上無名者；也有外假氣悶，內露笑容，若曰應得者；也有真悲真憤，強作喜容笑面。獨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：或換新衣新履；或強作不笑之面；或壁上寫字；或看自家試文，讀一千遍，袖之而出；或替人悼嘆，或故意說試官不濟；或強他人看刊榜，他人心雖不欲，勉強看完；或高談闊論，話今年一榜大公；或自陳除夜夢讖；或云這番文字不得意。

不多時，又早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樓上搖頭誦念。旁有一少年問道：「此文為何甚短？」那念文的道：「文章是長的，吾只選他好句子抄來。你快來同看，學些法則，明年好中哩。」兩個又便郎聲讀起。其文曰：

振起之絕業，扶進之人倫；學中之真景，治理之完神。何則？此境已如混沌之不可追，此理已如呼吸之不可去。故性體之精未泄，方策之燼皆靈也。總之，造化之元工，概不得望之中庸以下；而鬼神之默運，嘗有以得之寸掬之微。

孫行者呵呵大笑道：「老孫五百年前，曾在八卦爐中，聽得老君對玉史仙人說著：『文章氣數：堯、舜到孔子是「純天運」，謂之「大盛」；孟子到李斯是「純地運」，謂之「中盛」；此後五百年該是「水雷運」，文章氣短而身長，謂之「小衰」；又八百年，輪到「山水運」上，便壞了，便壞了！』當時玉史仙人便問：『如何大壞？』老君道：『哀哉！一班無耳、無目、無舌、無鼻、無手、無腳、無心、無肺、無骨、無筋、無血、無氣之人，名曰「秀才」，百年只用一張紙，蓋棺卻無兩句書！做的文字，更有蹊蹺：混沌死過幾萬年，還放他不過；堯、舜安坐在黃庭內，也要牽來！呼吸是清虛之物，不去養他，卻去惹他；精神是一身之寶，不去靜他，卻去動他！你道這個文章叫做什麼？原來叫做「紗帽文章」！會做幾句，便是那人福運，便有人抬舉他，便有人奉承他，便有人恐怕他。』當時老君說罷，只見玉史仙人含淚而去。我想將起來，那第一名的文字，正是「山水運」中的文字哩。我也不要管他，再到『天字第二號』去看！」

（行者入新唐，是第一層；入青青世界，是第二層；入鏡，是第三層。一層進一層，一層險一層。）